

关于黄河，你知道的**永远不够**  
关于黄河上的禁忌传说，你最好**永远都不要去打听**

# 黄河异事录

2

谢迅◎著

# 黄河异事录

2

谢迅◎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异事录. 2 / 谢迅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08-3740-1

I. ①黄…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0852 号

黄河异事录 2

---

作 者 谢迅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740-1  
定 价 32.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 录



第一章	夜行船.....	1
第二章	镇阴纹.....	6
第三章	玉俑.....	22
第四章	盗墓七世家.....	41
第五章	艰难跋涉.....	51
第六章	塞北堡鬼话.....	64
第七章	古楼兰惊魂.....	74
第八章	“圣城”初现.....	94
第九章	地底奇遇.....	108
第十章	圣井.....	115
第十一章	水底金字塔.....	130
第十二章	白鳞半鱼人.....	147

第十三章	青面狐脸.....	156
第十四章	飞天盂.....	167
第十五章	九转回龙局.....	180
第十六章	天宫：悬空寺.....	188
第十七章	第三颗眼球.....	199
第十八章	无间道.....	209
第十九章	沙尸.....	222
第二十章	点龙笔.....	233
第二十一章	暗河.....	243
第二十二章	七年之前，七年之后.....	253
	后记.....	276

## 第一章 夜行船

记得七岁那年暑假，我跟着爷爷一起出船。当天爷爷接到了一笔生意，我们村上游的盘石村有个小女孩溺亡在黄河里了，小女孩的父母托人请爷爷出船帮助打捞尸体。同时小女孩的父母还送来了一具棺材，专门为死去的女儿准备的。

出船之前，爷爷带上一只大红公鸡，斩掉鸡头，把鸡血洒在甲板上，嘴里唱着调调古怪的祭词：“敬爱的大王哟……你要保佑你的子孙哟……你是不朽的神呐……你让游荡的魂灵都回去吧……让一条平安的黄河古道给我们吧……咿呀哟……咿呀哟……”

我也跟着跪在爷爷身旁，学着他的腔调像模像样地唱了起来。

一曲唱罢，将点燃的香烛插在一碗雪白的糯米里面，把鸡头摆放在船头正中的位置，对着鸡头虔诚地拜了三拜，然后把插着香烛的糯米和大红公鸡一块儿沉入黄河。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捞尸人在出船之前必须要先祭拜黄河大王，方能确保平安无事。

夏天的太阳很毒，晒得人热辣辣的疼。我们的捞尸船是那种乌篷小船，爷爷让我躲在乌篷里面纳凉，自己抽着旱烟坐在甲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



河面。爷爷皮肤黝黑如炭，这是长年累月被太阳暴晒的缘故。

我们是午后出的船，一直到傍晚时分，终于发现了那个小女孩的尸体。小女孩的尸体已经被泡涨了，身上的衣服大概被河水冲走了，光溜溜的，在河水里载沉载浮。

爷爷划着小船过去，取出捞尸网，全神贯注地看着漂来的女孩尸体。那张捞尸网据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形状跟网勺差不多，一根用桃木削成的长杆，杆上缠着一张黑色的大网。捞尸网不知经过多少捞尸人之手，把手的位置都已经被磨得乌黑发亮。杆身上雕刻着很多奇怪的纹饰，听爷爷说是镇尸纹。

据说那张大网也不是普通的网，是用处子之身的少女头发编织而成，然后在黑狗血里浸泡三天三夜，最后在太阳下暴晒七七四十九天而成。只有用这种方法编织的捞尸网，才能克制住死尸身上的煞气，以免在捞尸过程中发生恐怖的尸变事件。

小女孩的尸体被滔滔黄河水推送着，迅速逼近我们的乌篷船，我屏住呼吸，瞪大眼睛。只见爷爷把捞尸网高举过顶，漂亮地甩了个弧，然后眼疾手快，一下子就伸入水中网住了女孩的尸体。紧接着，猛地向上一提，小女孩湿漉漉的尸体就被捞出水面，放在一张黑色的草席上面。

一股浓烈的尸臭扑面而来，我不得不捏住鼻子。

爷爷对于尸臭味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他蹲下身来仔细看了看那个小女孩，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么小的女娃子就走了，真是造孽啊！”

爷爷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符上用朱砂画着红色的符咒，我认得这种黄符，这叫定尸符。每次捞尸之前爷爷都要事先准备几张，据爷爷说定尸符有定尸的功效，预防死尸突发尸变。

啪！

爷爷把定尸符贴在小女孩的额头正中，然后伸手抓住草席的两个边角，迅速向前翻动，手法娴熟地将女孩的尸体裹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具棺材里面。

当时我毕竟年纪还小，这样一具死尸就放在我的身旁，心里感到恐慌

极了，要说不害怕是假的，催促着爷爷收工回家。

其时已是月影西斜，爷爷慢悠悠地摇着橹桨，今天的捞尸非常顺利，能够把小女孩的尸体交还给她的父母，也算是功德一件。

到了河中央的时候，乌篷小船突然就不动了。

刚开始以为是遇上了漩涡，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不太对劲。

如果是漩涡的话，小船也应该打转转呀，但是此时此刻乌篷小船竟然一动不动，就像被固定在河面上一样，无论爷爷怎样用力摇桨，乌篷小船依然纹丝不动。

紧接着，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从河里冒出很多的黑线，密密麻麻，胡乱纠缠在一起。

仔细一看，吓得我魂飞魄散，河里的那些黑线竟然全是头发丝！

那些头发丝又浓又密，在河里迅速蔓延，就像一张黑色的大网，将我们的乌篷小船兜在中间。而且那些头发丝仿佛有生命似的，竟然沿着船舷，悄无声息地“爬”了上来。怪不得我们的乌篷小船不能动弹，原来是被水底下的头发丝缠住了。

但是，河底为什么会冒出如此诡异的头发丝呢？

这些头发丝到底来自何处？

爷爷的脸色刷地就变了：“不好！遇上尸抱船了！”

我哭丧着脸问爷爷：“爷爷，什么是尸抱船呀？我……我好怕……”

“伢子，别怕！”爷爷对我说，“那些溺死的人带着很重的怨气，死后不肯投胎转世，变成水鬼害人。我们现在就是碰着水鬼了，他们用头发缠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是想拉我们下水！”

“那……那怎么办呀？”我一听我们是被水鬼缠住了，吓得都快哭了。

爷爷从衣兜里掏出一枚铜钱塞在我的手心里，那枚铜钱年代久远，上面锈迹斑斑，还有暗绿色的铜花儿，就像藓一样，很难看。铜钱中央有个方孔，方孔中央缠绕着一条已经变色的红绳，拿在手里冰冰凉的。

我也不知道爷爷给我这枚铜钱做什么。因为极度的恐惧，所以我紧紧握着铜钱，眼泪就顺着脸颊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身





子在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

爷爷沉声对我说：“伢子！你别害怕！现在听爷爷说，你去那具棺材里躺着，待会儿无论听到什么声音，你都不要出来，明白吗？”

我一听顿时就吓毛了，啥呀？！要我去棺材里面躺着？！棺材里面不是还有那个小女孩的尸体吗？！

“爷爷，为啥要我去棺材里面呀？”我苦着脸，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

爷爷盯着那些“爬”上船舷的头发丝，声音急促地说道：“水鬼只会寻找活人的气息，你到棺材里面躺着，水鬼以为你是死人，就不会来找你！快！快进棺材里面去！来不及了！”

“可是……可是棺材里面有小女孩的尸体呀？！”想起那个小女孩双目圆瞪的样子，我双腿都在发抖。

“小女孩的尸体不会要你命！但下面的水鬼会要你的命！进去！”爷爷厉声冲我呵斥道。

我惊惧地看着那些头发丝，有的头发丝已经爬上我的脚背，我咬咬牙，转身跑向船尾，用力推开棺材盖，一股浓烈的腐臭气息扑面而来，熏得我差点呕吐起来。

虽然裹着草席，但我一眼就看见小女孩那张极其惨白又极其浮肿的尸脸，她的五官已经浮肿变形，她的鼻子、耳朵里都有泥沙流出来，河风把那张定尸符吹得哗哗响，我总觉得她好像在对我笑。

我的心里恐惧到了极点，屏住呼吸，硬着头皮爬进棺材里躺着。我就像一块僵硬的木头，直挺挺地躺在小女孩的尸体上面，小女孩的尸体肿胀发软，但我却感觉后背上仿佛有万千利刺在扎一样，浑身一阵阵地发毛。

爷爷快步走过来，我看见爷爷那张树皮一样苍老的面容出现在棺材外面。

“爷爷，你……你怎么不进来？”我涩声问。

“伢子！不要说话！不要作声！千万不要自己推开棺材盖！安安静静地在棺材里面躺着，爷爷回头救你出来！”说完这话，爷爷双手往下一压，棺材盖吱呀一声合上了。

“爷……”话噎在我的咽喉里没有喊出来，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浓浓的黑暗包裹着我，四周一片漆黑，一丝光亮也没有，我感到极度的恐惧，原来躺在棺材里面竟然是这样一种感觉，也不知道人死之后还会不会感到害怕呢！

小女孩的尸体冰凉冰凉的，我浑身战栗着，死死闭着眼睛，浓烈的尸臭味熏得我不敢呼吸。我的双手放在胸口上，掌心里面紧紧握着爷爷给我的那枚铜钱，在紧张与不安中反复煎熬。

棺材里一片死寂，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世界，我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在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中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就听见吱呀一声，棺材盖打开，爷爷的脸再次映入我的眼帘。

爷爷伸手将我从棺材里拉了出来，爱怜地摸着我的脑袋说：“伢子，没事吧？”

我摇摇头，身子依然颤抖不已，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

爷爷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水面上的那些头发丝已经不见了，一轮弯月斜挂在苍穹，银色的月辉泼洒在水面上，宁静而又安详。

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棺材，棺材里的小女孩仿佛依然在对我微笑！

可能是受到了过度的惊吓，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回去之后我还害了一场大病。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我经常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小女孩那张浮肿变形的脸庞。而且，我特别怕黑，尤其是在那种狭小的黑暗空间里，我更是感到压抑和难受。

直到很多年之后，我跟着叶教授走南闯北，进入不少地下墓穴和空间勘查考察，这种黑暗恐惧症才逐渐有所好转。

然而此时此刻，这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黑暗恐惧又涌上心头。

眼前一团浓浓的黑暗，我不知道自己置身在什么地方，心中的恐惧让我冷汗长流，双手下意识地四处乱摸，然后竟然摸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

## 第二章 镇阴纹

黑暗中，突然传来古枚笛的尖叫：“啊？！谁摸我的胸？流氓！”  
胸？！

天呐！

我浑身一颤，刚刚摸到那团软绵绵的东西居然是古枚笛的胸？！

我赶紧把手缩回来，闷声不开腔。

但是我转念一想，这里只有我、古枚笛和叶教授三个人，难道要把流氓罪名推到叶教授身上吗？这可不好！所以我咬咬牙，还是开口说话了：

“呃，你醒了吗？刚刚那个……不好意思……黑咕隆咚的，我……我没有看见……不是故意的……你别往心里去……”

古枚笛道：“我看你就是故意的，趁我看不见的时候对我下手！”

“我……”我一时语塞，“你别冤枉好人，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俩还有心思打情骂俏呢！”黑暗中传来叶教授的声音，紧接着亮起了一团微弱的火光，他的脸庞出现在火光里。

“你们有没有受伤？”叶教授问。

我浑身上下摸了摸，没有什么大碍，忙说：“只是脑袋疼得厉害！”

古枚笛骂道：“万峻成那个老王八蛋，亏他还顶着教授的头衔，居然……居然做出这种下三烂的事情！等老娘出去，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说着恨恨地捏了捏拳头，指关节发出啪啪的脆响。

我摇摇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万教授要给我们下迷药，他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叶教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跟那个眼球刺青有关，我昏倒的时候曾看见万峻成的脖子后面也有个眼球刺青，也就是说，万峻成也是‘西夏一品堂’的人！”

“对！”我记起来了，昏迷之前我也看见了万峻成脖子后面的眼球刺青，而且那个眼球刺青是血红色的，万教授竟然是一品堂天字堂里的人？他为什么要害我们？

叶教授沉吟道：“我猜测他们可能是在守护黑水城宝藏的秘密，所有和这个秘密相关联的人都要被灭口。想起之前西安城的那个文物贩子胖头陀了吗？他不也是被一品堂的人灭口了？依我看，当初一品堂这个秘密组织并没有完全覆灭，而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直到现在都还在履行先祖的职责！”

古枚笛道：“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姓万的应该直接杀了我们呀，干吗要留我们的活口呢？”

叶教授说：“也许是要等着审问我们，所以我们要赶在他来提审之前离开这里！”

“我们在哪里，这是什么鬼地方？”我抬头环顾四周，借着微弱的光亮，我发现我们置身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空间高度很低，四面没有窗户，密不透风，显得很局促，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子呛鼻的霉味。

“这里是一间地窖！”叶教授淡淡地说。

地窖？！

狗日的万峻成，居然把我们丢到他家地窖里来了！

看着四面坚硬的墙壁，我感觉我们就像被困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



里面，怎样才能从这里走出去呢？

古枚笛往我身边靠了靠，“我……我突然有些害怕……”

其实我也有些害怕，不过在女人面前我要表现出男人阳刚的一面，所以我勉强挤出一个笑脸说：“怕什么？就是黑点，没什么好怕的！”

古枚笛抿了抿嘴唇，小声说道：“那个姓万的不会是个心理变态吧？他把我们关在这里就是为了要慢慢折磨我们？喂！你看过《电锯惊魂》吗？我现在一想到《电锯惊魂》里面的片段就犯怵！”

古枚笛不说还好，这一说把我的恐惧感也从内心深处勾了出来。《电锯惊魂》这一经典恐怖系列电影我是看过的，甚至还看过好几次，对其中血腥的画面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古枚笛突然提到这个，我的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万峻成要是直接弄死我们倒还好，要是他真的是个变态杀人魔，慢慢折磨虐杀我们……天呐，我简直不敢继续想下去。

“拓跋孤，你去找找四周有没有什么易燃物，我的打火机坚持不了多久！”叶教授说。

我接过已经被烤得滚烫的打火机，在地窖里逛了一圈，找到一个废弃的纸箱子，提过去说：“叶教授，你看这个怎么样？”

“还有木棍绳子之类的东西吗？”叶教授问。

我又找了一圈，找到一个散架的木凳子，以及小半捆生锈的铁丝，又说：“绳子没有了，铁丝成吗？”

“跟着我学，做几个火把出来！”叶教授把纸箱撕成几块纸片，然后把木凳子拆散，把纸片揉成一团，用废铁丝捆绑在板凳腿上面，一个简易的火把就做成了。

我们照着叶教授的方法去做，总共做出了五支火把。

叶教授用火机点燃其中一支，火焰燃烧起来，很快就赶走黑暗，把地窖照得亮堂堂的。

“叶教授，我们怎样才能从这里出去？”望着四面墙壁，我的心底燃烧不起半点希望。

叶教授举着火把，在不远处踱来踱去，说：“刚才我发现地窖下面的土层比较松软，没有浇灌混凝土，我琢磨着能不能从下面寻找出路！”

“从地窖下面钻出去？”我惊讶地张了张嘴巴，“这……这怎么可能？”叶教授说的这个法子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必须要有足够的挖掘工具；其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必须要抢在万峻成来提审我们之前。

古枚笛也犯难了，说：“叶教授，我们没有工具呀，难道要用手挖吗？”

“有这件工具就足够了！”叶教授变戏法似的变出一把铲子。

“洛阳铲！”我和古枚笛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洛阳铲又名探铲，是一种考古学工具，也是盗墓贼最喜欢的挖掘工具。万峻成是一名古文字专家，干得都是和考古有关的事情，在他家地窖中发现一把洛阳铲也不足为奇。

“这玩意儿能帮助我们从这里逃出生天？”我和古枚笛的脸上写满了疑惑。

叶教授并不像我们这样悲观，他自信地笑了笑说：“也许我们可以用打盗洞的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打盗洞？”我和古枚笛惊讶地看着叶教授，“教授，你还会打盗洞？”

在我们的印象中，打盗洞不是盗墓贼的专属本领吗？古代的大墓多有机关，一流的盗墓贼不会硬闯古墓，用的都是高超的技巧。他们事先在封土堆上确定好古墓墓室的位置，然后把盗洞直接打到主墓室，以免触发机关。

叶教授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忙说：“作为考古界的专家教授，会打盗洞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我们干的就是这一行，所以必须清楚了解这一行的所有门道。举个例子，最优秀的警察也是最可怕的犯罪高手，因为警察只有知道罪犯的犯罪手法才能成功破案。同样的道理，我们研究考古的，对盗墓贼的门道自然也是一清二楚！你俩在旁边好生看着，好歹也是考古系的高才生，连使个洛阳铲都不会，以后出去要被人笑话的！”

“好了，就是这里，这里的土最松软！”叶教授一边说着一边把洛阳



铲插入地下。

下去没有几铲叶教授便停了下来，拄着洛阳铲像在思考什么。

我们见叶教授神色有异，忍不住问道：“叶教授，怎么了？”

叶教授皱了皱眉头：“下面很坚硬，好像是石板之类的东西！”

“这么说，打盗洞这个法子行不通了？”古枚笛满脸失望，刚刚燃起来的一丁点儿希望又破灭了。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叶教授托着下巴沉吟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间地窖的构造有些奇怪？为什么上面是一层松土，下面却埋着坚硬的石板？当初修建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浇灌混凝土呢？何必要多此一举？”

听叶教授这么一说，我们也觉得有些蹊跷，带着疑问和好奇，我们继续往下面挖。

叶教授边挖边说：“这里的表面非常松，我感觉像是经常被人翻动！”

我打趣道：“万教授那老王八蛋不会在这下面藏了什么宝贝吧？”

“很难说！”古枚笛插嘴道，“那老王八蛋居心叵测，说不定在工作中发现了什么好宝贝据为己有，又怕被人发现，所以埋在地窖下面。哼，沽名钓誉的家伙！”

古枚笛现在对万峻成非常痛恨，所以说话毫不留情，句句带刺，那感觉真是恨不得将万峻成大卸八块。

我们齐心协力往下挖了差不多两米深，洛阳铲再也下不去了。叶教授让我把周围的土翻上来，很快面前就出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坑。

叶教授蹲下身来，举着火把往下一照，我和古枚笛同时惊呼起来。

在坑底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青石方砖，方砖上面雕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古代纹饰，一看见这些纹饰，我们的脸色都变了。作为考古系的高才生，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纹饰是——镇阴纹。

所谓镇阴纹就是刻在墓穴或者棺材上的纹饰，这些纹饰和平常我们见到的纹饰不太一样，有其独特的构造和讲究，根据死者死因或者身份的不同，

镇阴纹的纹饰也不同。比如有些怨气很重的死者，棺材上的镇阴纹就是专门用来镇压邪气，防止尸变的。

我们愣愣地看着地下的青石板，这里怎么会有镇阴纹？

我和古枚笛对视了一眼，一股寒气自脚底升起，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莫非……莫非这间地窖下面，竟然藏着一座古墓？

“你们说，这事儿姓万的知道吗？”古枚笛问。

叶教授答道：“他肯定知道！这一块的土非常松，他一定经常来这里翻土！”

我们心中惴惴，万教授这老王八蛋的别墅下面，竟然藏着一座古墓，这……这太可怕了，他究竟想要做什么？

“想不想下去看看？”叶教授突然问我们。

我和古枚笛没有作声，叶教授道：“难道不想去看看他的秘密吗？也许我们想要寻找的答案，就在地窖下面！”

“去！怎么不去！”古枚笛长发一甩，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样子，从我手中夺过洛阳铲，迅速翻土。

“快！我们必须赶在万峻成下地窖之前挖开这里！”

我们三人轮番上阵，一刻钟都没有休息，累得大汗淋漓，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约摸过了十分钟，圆形坑的直径已经扩展到了两米多，下面的青石板也完全暴露出来。

我用洛阳铲戳了戳青石板，青石板下面传来空空的回音，便说：“下面是空的！”

“仔细找找，如果我没估计错，古墓的入口应该就在青石板下面！”叶教授跟着跳了下来。

我们又仔细敲打了一遍，确定有四块青石板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就是这里了！”叶教授喜形于色，蹲下身来仔细看了看，“这四块青石板边缘都有缝隙，应该可以撬起来！”





我们三人通力合作，很快就把那四块青石板给撬了起来。

一股阴风从下面吹上来，发出鬼魅般的声音，令人心底发寒。

一个四方形的洞口出现在我们面前，洞口下面一片漆黑，寂静无声，看样子下面的空间还有些大。

叶教授举着火把往里一照，火光驱散洞口的黑暗。这个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条盘旋而下的灰白色石阶出现在了忽明忽暗的火光中，就像是一条通往阴曹地府的道路，也许一脚踩下去，就会有无数的魑魅魍魉冒出来。

我们三人互望了一眼，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在这寂静的地窖里面显得格外清晰。

静默了一会儿，叶教授手中的火把突然熄灭了。

火光再次亮起的时候，叶教授已经站在了洞口边上。

刚才的火把熄灭了，叶教授重新点燃了一支：“走吧！我们的火把数量有限，不能耽搁太多时间！”

叶教授在前面打头阵，古枚笛走中间，我负责殿后，三人排成一字形钻进了洞口。

一进洞口，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走了没有几步，前面的叶教授突然停住脚步，我刚想询问为什么停下来了，就听叶教授沉声说道：“前面好像有人！”

有人？！

在这地窖下面怎么还会有人？！

我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心中一个劲地发毛，不会碰上大粽子这类的邪物吧？

“你俩待在这里别动，我上前看看！”叶教授举着火把慢慢摸索过去。

我和古枚笛都有些感动，虽然这只是叶教授一个小小的举动，但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爱护学生。每当有危险的时候他都冲在第一个，从不让我们以身犯险。

“你俩过来！”叶教授在前面叫我们。